

道老古

我与自行车

马云才

我十几岁时，大哥不知从何处搞到一张购车券，购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。在那个年代，年轻人如果能拥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比现在拥有一辆豪华轿车更引人注目。

大哥爱惜车，常常舍不得骑，每天上下班以代步车。临走之前，他对我丢下一句话：用旧毛巾将车子擦擦。

我便义无反顾地接下了这份差事，就像士兵接受了上战场的光荣任务。细细端详，这辆车子是黑色的，车型为28英寸，像一个粗壮的汉子，显得憨厚而质朴。我用旧毛巾先细心指抹车龙头，然后是坐垫、书包架和三角档，最后，指抹自行车的两个轮子。等到把整辆车擦拭得崭新锃亮，这才歇住手。

接下来还有一个娱乐节目。我坐上车，拼命脚踏踏板，车后轮在原地转得飞快，车链条转得嗒嗒响。旋转到达高潮时，我猛一用力捏手刹，后轮立即原地不动，并发出急躁的停止的声音。由此，我过了把骑车的瘾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哥因手头拮据，不得不将这辆自行车转卖了。由于我天天擦拭，车子依旧新得很。当买主付了钱，准备将车子骑走时，我真想冲上前去一把抱住车子，不让他走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就开始学骑自行车了。记得第一次学车是在人民广场上，一个春天的傍晚。车子不知是从何处搞来的，我与薛家驹同学做搭档，他扶我骑或者我扶他骑，忙乎了一个晚上，出了一身臭汗，居然能够在不扶车子的情况下独自骑行了。记得我当时很兴奋，骑上车跌跌撞撞上路时，风儿在耳边呼呼地响，四周的物体纷纷向身后闪去，我真想双手放开扶手，高呼一声：我来了！

第一次长途骑车，是在我招工返城的时候，我的粮户关系要从象山的西周迁到爵溪。那天，我从插队落户的马吞公社提前大队出发，翻越一座大山，再跋涉十几里山路，来到了泗洲头。我的胆子够大的，居然走进人生地不熟的泗洲头银行营业所，目的是借一辆自行车。一位瘸腿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要求后，马上同意了。借到车子后，就上路了，这是我第一次长途骑车，心里不免有几分胆怯，尤其是对面车子飞驰而来时，真害怕我的自行车会一头撞上去。一路提心吊胆，好在安然无恙抵达，办理完粮户迁移手续后，已近黄昏。这天晚上，我住在堂弟的宿舍里。翌日天亮，我骑车返回。有了来时的骑车经验，这次显得轻车熟路，胆子也大了，一口气骑到泗洲头，将车子归还了原主。

1978年开春，我开始在爵溪信用社上班。信用社备有一辆车子，是黑色的上海产永久牌自行车，半新不旧的模样。我常常骑着它去南庄银行营业所提取头寸（现金出库）或者缴款，也常常骑着它回家休息。

某天上午，我从家里搬来铺盖卷儿，搁置在自行车书包架上，准备载往爵溪信用社。那时候，去爵溪方向的公路是盘山回绕的，坡很陡。如果从岭顶上车骑下来，即便脚闸、手闸一起制动，车速也很快得惊人。那天，我的自行车前后闸都坏了，又不愿意推着自行车下大坡，于是斗胆骑车下岭。车速起初还不太快，几分钟后便风驰电掣一般，耳边只听到呼呼风响，路边的树木齐刷刷往后倒去，路上的行人、车辆都被我甩到了后边。车速很快，更加危险的是，铺盖卷儿由于绳子没有捆结实，从书包架上滑落下来，歪吊在车子侧旁，因此自行车的重心偏向一侧，但我并没有察觉。当我骑至爵溪的小桥时，就出事了。桥系平板桥，由青石板铺设而成，桥两侧没有栏杆，由于车闸坏了，以及巨大的惯性作用，一不小心，我连人带车跌进了河沟里。时值隆冬，天气酷寒，我被路人救起后，抖得像筛糠。感谢同事蒋圣岳热心地给我换了一套棉袄棉裤，还在他家吃上了一顿热乎乎的午饭。

在爵溪信用社工作8个月后，我被调至丹城信用社。事有凑巧，丹城信用社也有一辆自行车，同样是黑色上海产永久牌的，也是半新不旧的模样。我与它形影不离，成为良伴。

后来，单位经济效益好了，福利也随之水涨船高，每个职工都能分到一辆轻便的26英寸的自行车。我骑着自己的车走南闯北，委实过足了骑车瘾。其中最远的一次，我骑车探访了镇海骆驼的刘振祥同学，历时五天，风雨兼程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开阔了眼界，还节省了一笔车费。

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，我曾有两辆自行车被窃的经历。一次是骑车去东谷湖游泳，我将车子停放在大堤之下，等我游完泳上岸，车子已不翼而飞了。第二次，我将车子停放在搭伙的食堂的楼梯下，第二天早上发现车子又被窃贼“顺手牵羊”了。我很心痛，但亦很无奈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物换星移，小轿车、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而我依然和自行车不离不弃，难舍难分。

读张爱玲的文章，印象最深的是《更衣记》的结尾：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，卖弄本领，大叫一声，放松了扶手，摇摆着，轻快地掠过。在这一刹那，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。人生最可爱的当儿，便在那一撒手吧？



四明处处有
香樟



宁海前童竹林村的大樟树

“树”说古今

桑金伟 文/摄

宁波人称“樟树”为“香樟”，因为用其材时，第一感觉是香，香得很啊！1984年，樟树被确认为宁波的市树。这一认定源于之前市民投票评选的结果，它表明樟树在宁波百姓心目中是有地位的。

打开宁波各区(县、市)的《地名志》，能看到一系列带有“樟”字的地名。如《江北区地名志》记载：“庄桥街道历史悠久……相传，有棵大樟树似桥般横卧集市河上，故称樟桥。后有庄姓人家在旁边建石桥，遂更名庄桥（《慈溪县志》称章桥），街道以桥得名。”《江北区地名志》同时又载：“樟树门头，又名前姚樟树门头民居……该宅前原有大樟树，故名。”

再如《宁波市鄞州区地名志》记载：“樟村，樟村村委会驻地……该村山上原多樟树，故名樟村。”又载：“樟村镇，1952年8月由樟村乡改名为樟村镇，1956年6月樟村与蜜岩乡合并，建立樟蜜乡……”

其他地方也不乏与“樟”相关的地名。如《奉化区地名志》载：“庄岙，自然村，向属上石盆行政村……相传村上原有一片樟树林，村北又有樟树林。‘樟’与‘庄’为谐音，或村以‘庄’字定名。”《余姚市地名志》载：“樟树弄，位于凤山街道办事处驻地西北2000米，以村口有大樟树而名。”

慈溪的市树也是樟树。慈溪于1988年12月开展群众性市树、市花评选活动，于同年12月24日命名樟树为慈溪市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全程参与了这一活动。翌年植树节，慈溪市邮电局发行了“慈溪市树、市花评选”纪念信封，封戳设计者是本人。更有意义的是，1989年3月12日我特意赶到慈溪樟树邮电局，在慈溪市花月季花邮票上加盖了有“樟树”字样的邮戳。老地名加上老邮戳，弥足珍贵。

现今的慈溪新城区内，有一个叫“三棵树”的景观和地标。全国有多处“三棵树”地名，其中哈尔滨市的“三棵树”最出名，乃早年闯关东移民的聚居区，以菜园中三棵百年古榆树而得名。而慈溪的“三棵树”，是建造浒山棉花加工厂（五厂）时植在厂内的樟树。20世纪80年代，慈溪新城最具规模的三北大街西延，浒山棉花加工厂（五厂）被拆除，不过，保留了三棵樟树，彼时它们已高大挺拔。2012年11月，在宁波市社区居民舞蹈大赛上，慈溪浒山街道舞蹈队自创自演的《三棵树下》获得金奖。于是，“三棵树”更出名了。现在，“三棵树”已成了慈溪城市音乐厅的演出场地。

慈溪市掌起镇任佳溪村有一棵大樟树，主干已腐朽中空，经常有孩子们在树洞中嬉戏。我与这棵大樟树颇有缘，曾拍摄了很多照片，其中一张男孩、女孩从树洞里滑落的照片最为生动。20多年过去了，在女孩妈妈的帮助下，我于原址处又追踪拍摄了他们。今年，女孩的妈妈打来电话求助说：大樟树老了，风吹过咯咯作响，恐倒下来危及住房。于是，我联系了慈溪农业部门。后来他们对大樟树做了加固保护措施。

过去，慈溪还有樟树乡。《慈溪市地名志》载：“樟树乡，以境内曾有一棵800多年树龄的大樟树得名……1992年5月撤销樟树乡，与彭东乡并建匡堰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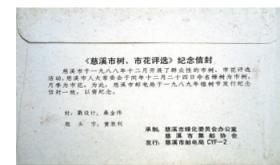
在宁波，类似的与樟树相关的地名还有很多，这足以证明宁波各地尤其是早年间有很多大樟树。宁海县前童镇竹林村七星自然村有一棵高约18米、树围约15米的大樟树，据说它枝分五杈，故又俗称“五杈樟”。它的树干从根到顶早已中空，形成很大的树洞。树洞曾当过牛圈，也停放过拖拉机——难得而有趣的场景。

关于它的树龄，有多种说法，随着鉴定技术的进步，树龄经历了数次修正。我2009年见到它时，树上挂着“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牌”，大樟树的树龄标注为1200年，保护等级是一级，保护铭牌挂于2003年10月。如今，香樟树上的铭牌挂于2018年，显示该年的树龄为1075年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宁海的大樟树远不止这一棵，不过，它是最大的，“宁波第一樟”的称呼对它来说是当之无愧的。



盖有“樟树”字样的邮戳（纪念信封正面）



“慈溪市树、市花评选”纪念信封，封戳设计者是本文作者（纪念信封背面）

阿拉宁波话

吃吃年夜饭
会会七月七

赵淑萍

“吃吃年夜饭，会会七月七”，这句宁波老话道出了中国人最珍视的两桩乐事：除夕，家人围坐，佳肴美酒，其乐融融；七夕，有情人相会，银河澄净，弯月如眉，正是金风玉露的好时候。

七月七，源自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《牛郎织女》，然而这个动人的故事不是一开始就如此“缠绵悱恻”的。在《诗经》里，牵牛和织女还是天上各自安好、恪守本分的两颗星。后来，人们展开丰富的想象，在东汉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里，出现了鹊桥的细节，“织女七夕当渡河，使鹊为桥”。曹植在《洛神赋》里，借洛神离去后的无限怅惘，哀叹“叹匏瓜之无匹兮，咏牵牛之独处”，已然流露出对孤星独处的惋惜。而在他的《九咏》中，牵牛和织女已经相会，“牵牛为夫，织女为妇。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，七月七日乃得一会”。到了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，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”的诗句，将七夕的浪漫推向高潮。南宋诗人危稹则想象牛郎为织女簪花的温馨场景，“应是成河鼓手，天孙斜插鬓云香”，说牛郎亲手采摘了牵牛花，并把花插在织女的鬓发间。

传说中的织女美丽善良、心灵手巧，天上的云锦就是她织就的。因此，七夕最初被称为“女儿节”“七巧节”“乞巧节”。那一夜，少女们在天井中摆上香案，放上瓜果和各种“巧物”，对着天空虔诚祈祷，就盼着织女娘娘能赏赐她们一双巧手。或者，还会在月下穿针、吃巧果。

七月七，据说是魁星的生日。魁星最初写作“奎星”，是二十八星宿之一。魁星爷长相奇丑，面目狰狞，但掌管着天下的文运。在科举时代，秋闱考试在八月，读书人拜拜魁星，正逢其时。



宁波人的七夕，有很多自己的“巧”心思。有一句宁波老话这样说，“牛郎织女度七夕，槿树叶瓣洗头”。确实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肥皂还是比较奢侈的，乡村女子洗头，常常用木槿叶。现在看到的多是重瓣的观赏木槿，那时的乡村木槿花多为单瓣，紫红色花瓣，嫩黄色花蕊，人们形象地称其为“碗斗花”“篱障花”，常用来做篱笆。摘下木槿叶，加水搓揉，便会渗出绿色的黏稠汁液。用木槿叶洗头，有一股清香。传说倘若在七夕夜洗头，头发便会像织女那般浓密黑亮。旧时七夕，人们还会拿出些瓶瓶罐罐放在露天里接露水，据说这露水是牛郎织女喜极而泣的眼泪，用来擦眼有明目功效。

更有趣的是，老宁波相信，七月七晚上，在葡萄架下或瓜田里，只要凝神静听，就能听到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。此外，牛郎织女能成双，最要感谢的是老牛，要不是它指点迷津，哪有这段人间佳话？于是，宁波人在这一天还会为老牛“庆生”，给牛戴花，感谢它“牵线搭桥”。再则，牛郎织女相会只有短短一夜，一旦雄鸡报晓，织女就得返回天庭。这可把古人愁坏了，怎么办？“只要公鸡不叫，那就算天还没亮。”于是，老底子宁波七夕节，有个独特习俗：杀小公鸡吃！宁波另有“送健绳”的习俗。喜鹊搭桥，得用多少绳子啊。所以七夕这天送健绳，既是为了表达对喜鹊的感谢，也寄托了对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。宁波人简真是把神话融入了生活，让浪漫无处不在。

如今，七夕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非遗，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民间故事，更是一份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、对家庭团聚的珍视、对勤劳智慧的赞美、对大自然的敬畏，从未改变。所以啊，这七月七，不仅仅是牛郎织女的“相会”，更是我们与祖先的对话、与传统文化的重逢。

七夕夜，不妨也学学老宁波，听听葡萄架下的“悄悄话”，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浪漫与温情。